

苏丹和他的城市书写

□石琪

非虚构
龙江故事

见到建筑艺术家苏丹教授，是在哈尔滨市图书馆“一书·一城”第43期《青春短暂 城市永恒》活动中，这期活动所讲解的《黑白之城》一书，是他近期出版的关于哈尔滨的回忆录式长篇叙事散文集，讲述了他与哈尔滨结缘的故事。



建筑艺术家苏丹

《黑白之城》
苏丹
新经典·文汇出版社
2023年1月



十一岁的小男孩

□安石榴

真诚和爱，才是一个孩子应该尽早学会的品质和能力。

小学生记

周日傍晚，我和丈夫乘电梯回家的时候，遇到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多肉，但并不胖，个头可能也就一米二左右。他戴着小眼镜，圆脸上两只眼睛分得有点开，鼻梁还没怎么长，嘴又小小的，一副萌萌哒的样子，很可爱。

我就问他，你作业写完了？小男孩一本正经地说，写完了。我说，作业多不多？小男孩说，还行，不多。真的是个乖孩子，忍不住就“得寸进尺”，多问了几句。

你上几年级了？小男孩回说，四年级。

你几岁了？小男孩吞吞吐吐地说，十一岁。他的语调竟带了些疑问，表情有点木然与迷惑，然后又摇了摇头，我也不太清楚我几岁了。小男孩一脸认真，我猜他不是调皮，他是真不能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十一岁。

如果不是亲历，一个四年级的小孩不知道自己几岁，可能很多人不相信。但面对着一张纯真的脸，我确实信他。

这倒叫我想起一桩往日小事。我女儿识字早，三四岁就认识字了，而且完全是自发的。谁能想着去教一个三岁的孩子去认字呢？太早了点。但她爱识字，我就顺势推舟教她。常常的，她拿着有零星几个汉字的幼儿图书，我都给她读过的，她连猜带问，都认识了。然后她开始拓展，拿一张报纸、一本书、杂志什么的来问。一来二去，不知不觉，变成我教她认字了。情况一变，麻烦也来了。因为不是她要学的字，她认起来就不顺利，于是我就急躁，那她必定啼哭。当时我的姥姥在我家帮我带孩子，老人家八十多岁了，心疼重孙女，就劝了我一句：唉呀，着什么急呢？她终究要认识那个字的，早认识晚认识能咋的呀？

就这一句话，突然把我点亮了。还真是那样，既然是童书、报纸、杂志上的字，大人也是常见常用的字，可能都不用到小学毕业，就可以念诵了，又何必着急呢？所以电梯里的小男孩也是一样，还用担心他不知道自己几岁吗？

我并非是个懂得教育的人，按着世俗标准，我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出息，她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还是按着世俗的看法，能给我的“松弛观”予以支持的，可能是她大学、研究生念的都是985和211双料大学这件事了。她小学和中学时代是比较轻松的，小时候为了让她早睡，我都代替她写过作业，当然这是我确定她已经熟练掌握了，比如她都认识也会写的字，为什么还要重复几十、几百次呢。

那这些事情又和我们在电梯里遇到的十一岁小男孩有什么关系呢？好像没有关系。这就又让我想起我看过一个很棒的电影，韦斯·安德森的《犬之岛》。这是一部小男孩为寻找爱犬历经艰辛的故事。两只流浪狗在讨论如何对待这个执着的小男孩时，一只力劝另一只去帮助小男孩，那只犬不驯服地挑衅道：凭什么？先头那只笃定地回答道：因为他是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狗狗的最爱！

我的意思是，真诚和爱，才是一个孩子应该尽早学会的品质和能力。难道您还不认为，这也是促进孩子提升学习的持久动力吗？

给整个走廊一种清冽的生机。这一日，我给它们浇水，在煮微的晨光中看到它的枝头、叶下绽放出点点白色的花蕾。它们好像还在梦里沉睡，有的急性子的包蕾已经悄然吐出细细花蕊……

此时，窗外那高远夜空的穹顶上飘着缕缕拂动的白色云朵，那高悬的圆月金黄的光芒照在安静的夜里，透过这窗子的玻璃也给这屋子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使它有了梦幻感和忧郁感。

我再次仰望夜空的那轮圆月，也许此时妈妈和爸爸正在一起，俯瞰大地上的儿女？妈妈是否在寻找那盆曾经寄予她满满希望的花儿？我看着这株蓬勃的栀子树，眼前幻化出整个世界的森森万木，还有那些含辛茹苦白发苍苍的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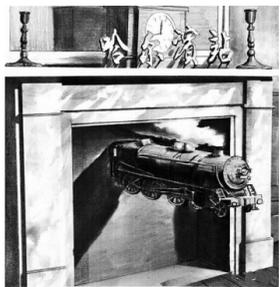
一本书，一座城的回响

□清风徐

哈尔滨是个非常浪漫的城市，这是苏丹对哈尔滨最深刻的印象。苏丹出生于1967年的太原，20世纪80年代乘坐绿皮火车前往哈尔滨，在这里开启了为期七年的求学、任教、考研生活。

1984年8月底苏丹入学，赶上十月国庆节长假的时候，他跑到秋日的松花江边儿，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在地上铺着床单或者塑料布，再往上面摆了些酸黄瓜、列巴、香肠，边吃边聊天，目光关注着近处在江水里扑腾玩耍的孩子们，一旁的录音机里放着当时最流行的抒情歌曲……这样轻松惬意的画面牢牢地刻进了他的回忆里。当时他心里感慨，还从没有见过一个城市是这样自在优雅地享受假期的，书写哈尔滨的念头似乎也是那时埋下的。

也得益于他的专业，用空间的建构思维去拆解社会成为了他写作风格的独特之处。在书中经常会看到用专业的术语对风景、街道、建筑进行描述，对于群体记忆的刻画、建筑风光的描述也都细致入微。这源于苏丹在写作方面的三种特别的能力。第一个是记忆力强，曾经经历过的琐碎的事情他都能记得，到现在他都能记得一岁时有发生事情的细枝末节。第二个是他的专业，由于他的本科是建筑学专业，所以思维模式容易从建造的方法论，从城市地理学去思考问题，进行空间的叙事。三是由于他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在做艺术批评与设计评论，这使他写东西时具有批判意识和理论性，并不完全沉溺于自我情感的表达。



↑艺术家王宁铅绘插图作品《火车拉来的城市》，致敬雷尼·马格利特经典名作《被刺穿的时间》

苏丹本科学的是建筑学专业，对城市建筑和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具有浓厚的兴趣。苏丹认为城市是社会的载体，不仅是个由街道、房屋、广场等组成的空间上的概念，同时还承载着历史发展所蕴含的文化脉络，所以书写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从2017年苏丹开始书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座城市。第一座城市是《闹城》太原，他的生长之地。于2017年开始写作，一年半的时间完成，2020年出版。第一本书交到出版社的时候，他紧接着就开始创作第二本关于他青春岁月的《黑白之城》哈尔滨。从2019年开始写作到2023年1月正式出版，历时近四年时间。而第三本书将要写的是苏丹的归宿之地北京，正在创作当中。

苏丹将哈尔滨形容为“黑白之城”，在这座城市中，苏丹总能发现一些关于黑白之间的对比。比如一到冬天，哈尔滨的黑夜就变得特别长。到了夏天，哈尔滨的白天又变得很长，四点钟就开始发亮，七点钟就彻彻底底地亮透了。这些极端的昼夜、气温的反差都像黑白对比一样明确。

苏丹还记得大学的时候，正对着寝室窗口两米远的地方有一座高高的黑煤堆，整个寝室的视野几乎都被这座黑煤堆所遮挡。这个煤堆亮晶晶的，像星星一样。有一天晚上，苏丹一睁眼，看到一直大白猫在抓他养在窗边的鹦鹉，他呵斥一声，猫就逃了。黑色亮晶晶的煤堆衬着白猫逃跑的身影，这样反差强烈的画面场景令人难忘。

这个系列的写作都是回忆式的，且都带有些历史意识。写城市的人有很多，但以普通人视角讲述历史的著作不多。普通人于历史显得微不足道，但哈尔滨不仅仅只有光荣的大事件，除了雄伟挺阔的纪念碑和历经沧桑的百年建筑，肯定还有一些微末的记忆，数不胜数的荒诞故事，多如牛毛的小人物。从苏丹出生的1967年到1980年代，是中国现代化重要的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人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历史事件推进了历史的前进？作为普通人来讲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又是什么？过去很多人记录历史是从大事件去写，而苏丹从微观的视角去写，这便是苏丹写作的独特视角。

在《黑白之城》一书中，苏丹回忆了七年生活的点滴往事，将个人的成长、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融为一体。他用戏谑但略带锋芒的笔触，记录着小人物在大城市中的真实生活印记，展现了一代人叛逆、张扬、自由、向上的青春和那个万物复苏、鱼龙混杂、跃跃欲试、劈波斩浪的20世纪80年代。

苏丹在书中曾回忆过大学时教他篮球的体育老师王春生。王春生很时髦，身着高领毛衣，棕色灯芯绒西装，讲话抑扬顿挫，声音很有磁性。书中的有些文章写完后会先发布在苏丹的公众号上，这篇关于王老师的文章发布之后，竟然引来王老师女儿在评论区留言，她向苏丹诉说了关于父亲的许多事情并寄来了她父亲的照片，《黑白之城》

一书的插画师王宁通过这些照片将王老师绅士的形象呈现在了书的插画中。

写作背后当然要做很多功课，哈尔滨除了有本土的文化，还有异国的文化，为了写好哈尔滨，研究透彻这个城市，苏丹查阅了大量近现代资料，积极寻找外国人口述上世纪80年代在哈尔滨生活的状况。

作为一个外乡人，苏丹在哈尔滨度过了他最宝贵的青春岁月，这里成为养育他的第二故乡，这里的独特风景建筑、人文生活让他永生难忘，所以他始终保持着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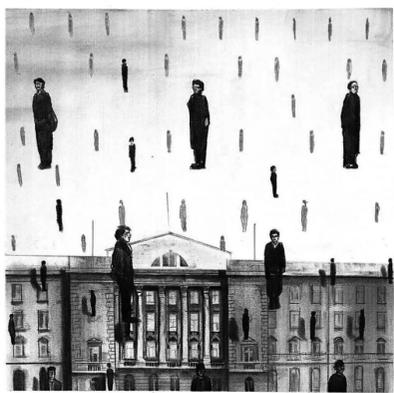
“我为这座城市能做的，就是贡献了一本书。让一些荡然无存的历史的痕迹，重新用我的语言塑造出来。”苏丹说。正如书的那句话：青春短暂，而城市永恒。

朋友把苏丹教授签名的《黑白之城》递给我，扉页上居然称“清风先生”，这让我内心忐忑，岂敢担当？却也侧面注解了这位学建筑出身的艺术家身上的谦逊和传统。与苏丹教授不曾有交集，他是我朋友的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太原来哈尔滨求学的时候，我还在县城读初中，九十年代初他离开哈尔滨，十余年后我才在这里安家落户。但读过他笔下的那个时代和这座黑白之城，共鸣与共情，油然而生。

这是一本长篇纪实散文，记录了作家从故乡来到陌生的哈尔滨，到五味杂陈地离开，七年间的心路历程。落脚点是自己的经历，目光却广角而纵深，七年间众生相，七年间时代的进程，尽在其中。与其说以书的载体呈现，不如看成一部极具画面感的纪录片，画面由细腻的文字织就，人物和事件的现场感既视感，会不由使人错觉，仿佛坐在电影院，越过层层红椅子，银幕上三四十年的哈尔滨，正以黑白电影的形式，安静地，一帧帧展现。

绿皮火车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标签，成了切入点，仿佛一个时代的隐喻，“它像一个工业化的社会罐头一样，密闭又复杂”。当年出行的主要方式是乘坐火车，买票，中转签字，拥挤，被盘，餐饮，娱乐，甚至逃票，凡此种种，我皆有经历，不仅我，火车上密集的人群，都是亲历者。摄影家王福春老师有著名的作品《火车上的中国人》，堪称摄影的经典之作，作为时代记录者，福春老师有突出贡献。而苏丹教授对其求学路上绿皮火车的描述，是另一个艺术领域里成功的记录，如此详实生动的记忆，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特殊时期，旧的东西还在脱胎，新的骨头还没有完成，人们的思想在萌动中成长，仿佛时节中的“惊蛰”，



↑艺术家王宁铅绘插图作品《一座神圣的“城堡”》，致敬雷尼·马格利特经典名作《艾尔康达》

本文图片由哈尔滨市图书馆提供

栀子花开时

□王宏波

那盆栀子花在楼道窗台上经过了冬的时光，现在已是枝繁叶茂。

这是2017年春节前夕，妈妈特意到花卉大市场精心挑选的三盆木本花中的一盆。她说，在新的一年里到来之际祝我的孙子健康成长。

那一年，这三盆花生长得旺盛，那盆橘树还结出了几个黄澄澄的橘子；米兰也生出一丛从黄色的花蕾，散发着幽明的香味。这盆栀子开出洁白的花朵，生机勃勃。

可是，一年后妈妈病了，我们没有时间照顾这些花儿，它们时常干旱得花土龟裂，叶子脱落，但浇水它们就会在一夜之间又焕发生机。这样的反复，橘树和米兰终是经受不起了，露出颓衰之色，渐渐地枝干没有了水份，叶子也是卷曲落尽了，生命的一切都没有了。

正如妈妈的生命一样。唯有这盆栀子还在困境中艰难地生长。

2020年家里收拾房子时，它被放在凉台上几个月，它的身上蒙上了一层层装修时的粉尘，落上了密密麻麻的涂料的斑斑白点。

我从内心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它，更对不起妈妈。我把它搬到浴房，用清水喷洒，清洗它身上的污垢，渐渐地露出了翠绿欲滴的面目，它又每天把阳光折射出山水的色彩，给室内增添一抹鲜嫩的绿色。

去年初秋，它的枝干、叶子上出现了一片的紫色、黄褐色的斑点，尤其是在枝干上密集着一堆包包，它的叶子开始发黄、干枯、脱落……

这些斑点是它生出的虫子，那些包包是聚集的虫卵。我到早市买

回号称可以治去一切病虫害的药，喷洒上，每天都要发现惊喜的心情，迎接它的变化，但是没有。

我上网搜寻，终于看到一个可以对症的药——阿维菌素，几天后到货，我急切地按照说明书的比例，掺水，用喷壶喷洒，在一个早上，我看到这些叶子的斑点稀疏了，枝干上的那些包包也在变小，叶子的颜色有了一点生命色彩，就像重伤之人在失血后因为输上新的血液，蜡黄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红润……

这时冬天已经到了，我把它搬到楼梯走廊的窗台上，又继续给它喷洒了几次药物，它已经彻底地摆脱了臃肿的困扰，枝干有了丝丝的绿色脉络，枝叶开始醇厚，绿色的光泽给走廊时时以山光水色了。

为了防止冻害，我给它穿上了

“冬衣”，用纸壳、棉布和报纸合成，围在它的周围。我不给它浇水，但此前我在花盆的土壤上撒了一撮撮的豆饼渣儿，给它以充分的养分和热量。

严冬时我去了三亚，不足一个月回来后，看到它在窗外的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中中长高了，花冠已有半米宽，每一片叶子都是翠绿的，闪烁着绿茵茵的晶莹……

春天到了，阳光透过窗户玻璃洒进楼道，温暖的金黄色照在栀子的枝干和叶子上，它就像一个在春风中眺望走廊的孩子，每一根枝干都在有力地向上生长，每一片叶子都在释放着对于大千世界的渴望。我为它解下捆绑一冬的“冬衣”，它的枝叶“砰”的一声膨胀开来，就像一朵硕大的花一下子就开放一样，

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晖
执编/版式：杨铭
美编：倪海莲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2

3

4



更多内容请关注
龙头新闻APP
龙江文旅·妙赏频道